



法相莊嚴 清涼境界

饒宗頤佛教繪畫京都展出

由日本銀閣慈照寺、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的「法相莊嚴——饒宗頤之佛教美術展」，四月七至九日在日本京都相國寺承天閣美術館舉行。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不顧九十七歲高齡，遠赴京都，見證畫展揭幕，並重訪京都大學。這是饒宗頤教授繼二〇〇七年赴日舉辦畫展之後，再度赴日交流。

本報記者 鍾蘊晴

「法相莊嚴——饒宗頤之佛教美術展」開幕儀式嘉賓雲集，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之友會長孫少文、謝錦鵬等，以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代表團和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日本考察團一行，共八十餘位香港文化界人士專誠赴日，祝賀「法相莊嚴——饒宗頤的佛教美術展」開幕。

日中友好會館副會長谷野作太郎，日本相國寺有馬賴底管長，應邀為畫展主禮。

金花銀葉 闢新蹊徑

饒宗頤教授在佛教藝術上有多方面的研究，其佛教繪畫及其他藝術創作亦如是。這次赴京都展出的，只選取敦煌風格、禪畫及茶具三種，共計三十六件作品，為饒宗頤教授佛教藝術創作中最具代表性者。從這一批作品中，不僅可以看到饒教授對佛教藝術研究及創作的深厚基礎，更見其不斷創新的精神。

展覽第一部分為「莫高餘韻」，包括二十幅敦煌風格的繪畫。其中榮登畫展海報封面的，是饒教授二〇〇六年的作品，《蓮座菩薩》為「莫高三百一十四號窟窟藻井上菩薩畫樣，以白描法寫之」。饒宗頤教授仍清楚地記得，其中繪畫時間最長的、最難畫的，要數寫於一九九四年的《如來》，該畫藍本是大英博物院

織繡釋迦佛象，線條細密，畫上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相得益彰。另一幅寫於二〇一〇年的《敦煌荷樣繪卷》，以金花銀葉法寫敦煌盛唐美奐畫樣，饒教授自題「自覺成一新蹊徑，質之方家以為如何。」

什麼是禪 曰「吃茶去」

展覽第二部分，為「清涼境界」，展出禪畫十二幅，饒教授對寫於一九九三年的《布袋和尚》印象深刻，他在現場讀出該畫題詩：「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此為寒山大士偈。此外，展出的禪畫《清涼境界》，背後還有一個故事。原來，二〇〇六年，饒教授的女婿、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藝術統籌主任鄧偉雄，為饒公編輯其十二卷藝術匯集時，當時饒教授提出一個看法，認為藝術匯集中應該有一卷是禪畫。饒教授研究禪畫的原因，很大程度與他研究八大山人有重大的關係。什麼是禪？饒教授除了建議鄧偉雄去看一篇自己研究八大山人的著作外，還以畫筆作答，這幅畫就是《清涼境界》。

展覽的第三部分為「茗香書韻」，共展出四件饒教授茶具。包括《「銘」冬心茶贊》竹壺連四杯》、《銘「漱清神宇」紫砂茶葉罐》、《銘「吃茶去」竹根壺》等。什麼是禪？趙州禪師有名句：「吃茶去」。而這「吃茶去」，亦是饒教授經常所寫的三个字。

京都墨跡 客心流水

畫展期間，饒宗頤教授重返京都大學，與該校人文研究部的教師座談，舊雨新知，氣氛熱烈。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饒教授經常赴京都大學研究和講學。此次會見期間，饒教授興致勃勃，主動提出要給研究所題字，由於校方沒有準備，只找來普通毛筆和白紙，饒公即席寫下李白詩《聽蜀僧濬彈琴》：「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峰。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一揮而就。

告別京都時，饒教授感嘆：此行非常圓滿，實現了自己一個心願。



▶國學大師饒宗頤重臨京都大學



▲饒宗頤《蓮座菩薩》(2006)

饒宗頤教授一九一七年出生於廣東省潮州市，為當代學藝雙攜的國學大師。研究範圍包括文字、文學、宗教、考古、古代史、甲骨、簡帛等。出版專著超過七十種，論文超過四百篇。在藝術領域方面，不論是繪畫或書法，對中國古代大師作品鑽研極深，在「師古」的基礎上，開創自我面貌，作品匯編成《饒宗頤藝術創作匯集》及《選堂書法叢刊》等，在現今接近百歲高齡，依然活躍於學術活動及書畫創作。



▲香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左)、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右)赴日為「法相莊嚴——饒宗頤之佛教美術展」主禮，與饒宗頤(中)合影。



▲饒宗頤教授(右)在女兒饒焯芬的陪同下，即場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題字

▼饒宗頤《敦煌荷樣繪卷》(2010)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涵蓋了藝術、宗教、學術諸領域。中日文化交流在隋唐時曾達到高峰：日本的遣唐使和鑑真和尚的赴日弘法傳戒，至今仍為佳話；而奈良的唐招提寺和正倉院珍藏，則是最好的實物見證。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及二〇一一年十二月，日本京都的銀閣寺兩次相繼組織了「東山文化交流團」來香港進行示範交流，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也引起了極大的回響。交流團的藝術大師曾指出，東山文化中的茶道、花道、香道、以及書道，其實是在唐代時由中國傳去日本的，繼而在日本發揚光大，並逐漸發展出日本的本土特色。我還記得饒宗頤教授多年前講過的一番話：「日本傳入了不少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學術思想；以『敬』為例，日本不但接受了『敬』的思想，還進而發展成為做事十分認真的敬業精神，後來昇華為對工作(包括工業生產)質量的嚴格要求。」

承蒙銀閣寺的邀請，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同人於二〇一二年四月大地回春、櫻花盛開的日子裡回訪了銀閣寺，由饒宗頤教授親臨主禮，並展出了畫冊內的各幀饒教授佛教畫作，由鄧偉雄博士作專題演講介紹。

在歷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高峰期——隋唐時代，亦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高峰期。「隋唐八宗」之中，有不少中國佛教的宗派傳入了日本，並不斷繁衍。時至今日，仍有不少日本佛教界人士來華參訪祖庭。近年來，中國(包括了海峽兩岸及港澳)的佛教逐漸走向一個全面復興期，正朝着人間佛教的方向邁進。這和饒宗頤教授所講的「中國文藝復興」亦頗為融合，大致相輔相成。文藝復興包括了文化藝術各領域，也包括了佛教文化藝術，因為它早已成為中國文化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誠如饒教授所言：「不懂佛教，就很難真正懂得中國文化。」欣見中日兩國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一直不斷，並歷久而彌新。日本在敦煌學的研究及敦煌藝術的保護方面都曾作出過極為重要的貢獻，而中國內地的敦煌學研究近年亦人才輩出，十分蓬勃。在樊錦詩院長及一代代敦煌人的辛勤努力下，在海內外有心人的共同支持下，敦煌藝術的保護近年亦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績。凡此種種，都有利於中日兩國之間佛教文化交流合作的未來發展和不斷深化。

人間四月天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李焯芬

饒宗頤禪畫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藝術統籌主任 鄧偉雄



▲饒宗頤《銘「吃茶去」竹根壺》

饒宗頤教授在佛教繪畫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是十分廣泛。今次在京都相國寺承天閣美術館的展覽內容，主要是圍繞敦煌繪畫與禪意繪畫兩方面。

饒宗頤教授一直以來，都強調學術與藝術不是兩個分開的範疇，而是互補的。所以他很早便提出了「學藝雙攜」這一個觀念。在二〇〇六年，他更提出了「天人互益」的觀念。所謂「天人互益」，他認為世間上、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是互相增補、互相增益的。中國藝術與繪畫亦如是。

饒宗頤教授在敦煌繪畫研究大致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敦煌白畫的研究。他在敦煌白畫方面研究和創作一開始是與學術很有關係，主要是他研究在英國和法國所收藏的敦煌經卷時。意外發現當時學者都沒注意的一點：在經卷後面有很多由唐人所寫的壁畫畫稿，或他們隨手寫的佛像。這些白描繪畫，饒教授認為他們跟宋、元以後如李公麟、趙孟頫後的白描有一定的分別，因為李、趙的繪畫線條已滲入文人意識，是書法性的線條。他自己為了追尋兩種線條的不同和線條形象的分別，便用這兩類線條創作，因此開創了一種獨有的敦煌白描。

饒教授最初期的敦煌繪畫，和大千先生、吳作人先生、龐薰琴先生的觀念一樣，是追求如何去研究敦煌壁畫原來的模樣。後來饒教授發展到融合了敦煌繪畫所用的線條，加入敦煌繪畫的神韻及神態，去創作他的繪畫。例如他綜合了唐人壁畫中的菩薩與神鳥，寫成《蓮座菩薩》，追求敦煌壁畫裡唐人一種很獨特的情趣。所以於某程度上，我覺得饒教授於敦煌繪畫及研究敦煌繪畫發展上，可以說他延續了敦煌壁畫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另外一個有趣的研究路向。

饒教授另一個與佛教繪畫藝術有關的，便是禪畫的創作。

中國禪畫鼎盛的時候，如果依據現存可見的，應該是宋、元時代，繪畫大師如梁楷、牧谿禪師、玉磬禪師等。他們的繪畫，大部分現存於日本，包括梁楷的《截竹、斲經》、《大白像》、牧谿的《觀音、猿、鶴》三屏及玉磬的《瀟湘八景》等。中國於明、清兩代，禪畫可以說是處於一個衰落的年代。明、清繪畫思想自董其昌之後，至到受清代康熙至乾隆皇帝所推崇的南宗正統，着重於繪畫及詩意、文學結合這種風格，作為中國繪畫的正宗。

饒教授認為，禪畫是中國繪畫一個很重要的流派。所以他對中國禪畫，尤其是八大山人繪畫的研究，既深且廣。因應禪畫的研究，他開始對禪畫的創作，亦作出多角度的探討，寫出了不少具有時代性的禪意繪畫。